

日本京都哲學與佛學之旅與 三木清的構想力的邏輯

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 吳汝鈞

筆者按：我於今年（2002年）暑假帶同妻子到日本與中國大陸作一次繁忙的旅程，目的是訪友、購置佛學、京都哲學與哲學的其他方面如現象學、詮釋學等方面的最近著書，最後參與八月上、中旬在西安舉辦的「場有哲學」的國際研討會，並發表主題演講。旅程收獲非常豐富，目前正在撰寫一本書，以記述在旅程中的所見、所聞與所思，主要是廣泛地與深入地探討京都哲學與場有哲學（Field-Being philosophy）的問題。以下刊載的，是該書的頭兩部份供讀者參考，亦希望能就正於高明。

一、 在京都、名古屋、東京與師友相聚 與瘋狂購書

我和妻子從香港乘國泰航機到日本關西國際機場，這是在海中心興建的大型的先進機場，有鐵路和巴士直達大阪、神戶和京都等城市。我們抵達京都，即入住預先訂好的 Hotel Gimmond 酒店。

這是屬於中等級別的酒店，它讓你住得很舒服，餐廳菜式也很好。酒店不遠即是著名的京都市役所和京都酒店，附近又是寺町通購物區，其中有多間書店：其中堂與文榮堂是專賣佛學研究書籍的，駿駿堂書店和丸善，則是賣一般的著書，我比較留意其中的有關現象學、詮釋學、心理學和京都學派哲學的著書。在此區的大谷大學內也有文榮堂書店，佛學的著作很多。大學偏南又有至誠堂書店，專賣歐美方面的進口書籍，除英文書外，德文書與法文書特別多，也有不少印度進口的研究佛學、梵文與印度哲學與宗教的書籍。由於進口要抽稅，故書價抬得很高。

我們在京都的活動，主要是與師友聚舊，也認識新朋友。另外，我們也到鴨川行了半天。我與鴨川有特別深厚的感情。在 1974 至 76 年間，我每星期都會到京都大學一次，專習梵文。下午功課完畢，我總是從京大向西行到鴨川，然後沿著河川南行，約大半個小時便到三條車站，坐火車回家。我非常享受鴨川西岸的景色，它不算美麗，但給人一種怡然的感覺。踏著由細砂砌成的道路，遠看白色的水鷗，單腳站在河中（鴨川的水是很淺的）覓食（大概是啄小魚來吃），讓人感到從鬧市回歸到自然方面去。

甫到京都，安頓下來，我第一件事要做的，便是聯絡阿部正雄先生。有關我和他的深厚交情，我在拙著《苦痛現象學：我在苦痛中成學》中有詳盡的交代，這裏不想重複了。阿部夫婦近年由京都搬到郊區的大津居住，那是由於他在京都的舊居潮濕的原故。那天他的夫人駕車載他到 Hotel Gimmond 來看我們。他已是 87 高齡，

不能走路，坐在輪椅上，由夫人推著進來大堂。我興奮地趨前握著他的手，向他問好，並請他們夫婦到京都酒店晉午膳。

阿部明顯比前消瘦，但精神不錯，也很能吃。他的夫人服侍得很周到，在他胸前掛上圍巾，以免吃時沾污衣服，簡直視他如兒童一樣。阿部有妻如此，可謂無憾。我和他一直在談論京都哲學的問題，也想到自己近年構思的純粹力動（ Pure Vitality , reine Vitalität ）的思想體系，他對這個觀念，顯得很有興趣。我送了一份將在西安會議發表的主題演講的英文稿給他，他也回敬我一本他最近出版的著作《非佛非魔》。他近年頻頻把自己的論文結集起來，印成著書，包括《非佛非魔》、《從根源出發》、《虛偽與虛無》，¹等等。較受注意的，自然是他的英文著作《禪與西方思想》（ *Zen and Western Thought* ）等。²我問起和他同屬第三代的京都學派成員的近況，他說武內義範已於今年五月去世，上田閑照則仍然非常活躍。

¹ 阿部正雄著：《非佛非魔》，京都：法藏館，2000；《根源からの出發》京都：法藏館，1996；《虛偽と虚無》，京都：法藏館，2000；《カントにおける“批判”と“形而上學”》，京都：晃洋書房，1998。

² Masao Abe , *Zen and Western Thought* . London :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. , 1985 ; *A Study of Dogen : His Philosophy and Religion* . Albany 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1992; “Kenotic God and Dynamic Sunyata”; in John B. Cobb and Christopher Ives , ed., *The Emptying God*. Maryknoll : Orbis Books , 1991, PP.1-65, Masao Abe, *Buddhism and Interfaith Dialogue*. Honolulu : Universiny of Hawaii Press, 1995.

他們兩位都是京大的退休教授。

我在主題演講稿中提到阿部近年熱切鼓吹的“淘空(否定)的神”(Kenotic God)觀念,表示這個觀念在理論上很難成立。阿部要把東方佛教的“空”(Śūnyatā, Emptiness)的義理直接注入基督教的“神”(God)的思想中,把非實體主義(Non-substantialism)的空融貫、注入到實體主義(Substantialism)的神中去,而成淘空的、否定的神,以達成佛教與基督教的遇合(encounter)或對話(dialogue)。我覺得這兩種主義的理論立場正好相反,不能直接把它們拉在一起,成為一個連結。要成連結,需在“空”與“神”之外提出一第三觀念,作為終極原理(Ultimate Principle),把“空”與“神”綜合起來,而成連結。這個原理便是純粹力動(Pure Vitality)。不過,我沒有把這個意思當面跟阿部說,我要讓他回家細看那份講稿來理解。我覺得他是具有雅量來容納我的不同意見的。

阿部的思想,有很強的分析性,但基本上他的方法論是綜合的、辯證的。這由他的《非佛非魔》一書的題目可以想見。這是要從清淨的佛的境界和充塞著惡的魔道的二元性格超越上來,而達於一種善惡或染淨同時被克服的絕對境界。這便是龍樹(Nāgārjuna)的中道(Madhyamā Pratipad)義或京都哲學的絕對無(Absolute Nothingness)一類理念所展示的目標。多年前(1997年),他曾提到自己正在醞釀自己的思想體系,那是要把“我”這一觀念透過“法爾自然”的義理建立起來,而成為一宗教、哲學義的“真

我”。這真我亦在“無我”的實證的工夫論中展示出來。此中所“無”（否定）的“我”，自然是經驗層所說的私欲、私念的我，是心理學義的。這相當於胡塞爾（E. Husserl）的老師布倫塔納（F. Brentano）的經驗心理主義所提的自我。而真我則相當於胡塞爾在其純粹心理學或現象學（Phänomenologie）中所提的絕對意識（*absolutes Bewußtsein*）或超越的我（*transzendentes Ich*）。阿部的這套思想體系，好像還沒有建立起來。他自己未有跟我再提及“法爾自然”的辭彙，也沒有這方面的專著出版。以他的年紀，能否完成這一思想體系，還是未知之數。

膳食間，我問阿部遷到大津居住，那麼如何處理舊居呢？他說要把它賣掉。我戲言倘若價錢合理（*reasonable*）的話，我會考慮。阿部笑而不答。事後我問另一長者老師服部正明，在京都要購置一幢兩層的日本平房需要多少錢。服部把日圓數目還原為美金數目，我再把美金數目還原成港幣數目，結果得四百萬港元，數目不算小。阿部大概認為像我這樣吊兒郎當的窮書生，衣履不整的學者，拿不出這筆錢，因而不作回應吧。

在京都學派的哲學家，第一代的西田幾多郎、田邊元早有全集。第二代的久松真一與西谷啟治也有全集出版，或類似全集形式的結集。在第三代中，武內義範已有全集出版，上田閑照的全集的出版，正在進行之中。阿部若能及時整理他的著作，出版全集，這將是日本哲學界的美事。就阿部目前的健康狀態來說，這個目標應該可以實現。

